

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

四

卷之三

七

## 第三十二回

撕扇子公子追欢笑

拾麒麟侍兒論陰陽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自往日長的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果然命長終廢人了想起比言爭榮誇耀之心不竟灰冷了眼中不竟流下泪來寶玉見他哭了也不竟心酸不竟指想著心不竟來因問道你心里竟的怎麼樣襲人皺眉嘆道好好的竟保呢保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燙黃酒而山羊血黎洞丸來襲人拉着他手嘆道你這一闹不大襲闹起多少人來到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到闹的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明光你打發小子向王太醫去王太醫藥吃了就好人不知鬼不竟的也不好也寶玉听了有理也只能罢了向案上斟茶來給襲人漱口也襲人知道寶玉心內是不妥穩也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必不依況日定要驚動別人不如由他去罢因此倚在榻上由寶玉去伏侍伊天同見更扶寶玉也不得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清仁叫來親自確向王清仁其原故不过是損傷便說了吃九藥名字怎麼敷寶玉記了回園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符繫臂午向主夫人添酒席清薛家母女等賞端寶玉見宝釵淡的也不和他說話星日他他的只當是他清罪了他寶釵的原故王夫人見了星日寶玉沒精打彩也只当晚金星日劍之事他不好意思的便越發不理玉見寶玉懶的只當是他清罪了他寶釵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懶的風組他晚日王夫人就告訴了他星日玉金星日劍的事喜王夫人不自己如何敢說喜也就隨着王夫人的沒色行事更竟淡的正春節林元京人沒思思已前無意思了因家坐了一坐就散那

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對了道理他说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欢喜到散時不清冷既清冷則生傷寒  
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聚的好故此人以為善之  
時他反以為悲那宝玉情性只愿常聚生怕一時別離列那的後處便了許多所以到了不聚的  
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代玉到不充醉不倒是一室玉心中闷不堪  
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嘆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扇子跌折室玉因憤  
道蠢才拿不好的地方将来怎麼樣明兒你自己當家主事難道也是這麼這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  
大的很行動就伶臉子瞧前兜連都打了今兒又來尋我們的不是要踢要打凭爺去就是毀了扇  
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麼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丟壞了多少也沒見福大氣兒這會子一把扇  
子就這麼著何苦來忙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便好離好散的到不好宝玉听了這些活氣  
的渾身亂戰因說道你不用橫豎将来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忙趕來向宝玉道好忙的又怎麼  
了可是我说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兜晴雯吉道姐姐既会说就该早来也省了我們惹的惹生氣自古以来  
就是你在外伏侍我們原是伏侍过因爲你伏侍的忙才捲心脚我们不会伏侍的明兒还不知是犯  
了性子道惟晴雯道妹妹你出去腰變原是我们的不足情雯听他说我们两个字自然是犯和

宝玉了不竟又添了醋意。玲悵几声声道：我到不知道你们是谁。别叫我替你们害臊了。便是你公  
鬼；崇；幹的<sup>那些</sup>事也瞞不过我去哪里就想起我们来了。明个正道連<sup>不是我就能正經明白正道的</sup>姑娘还没<sup>上</sup>呢。也不过和我心  
的那里就称<sup>這</sup>我们来。襲人羞的臉紫漲起来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話說錯了。宝玉一面說道：你们氣不忿我  
明兒偏招着他。襲人忙拉了宝玉的手道：他一介糊塗人。你和他分証什么？況且你素日又是<sup>有</sup>擔待的。比這大  
的过去了多少今兒是怎麼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里配和我说话呢！<sup>我不過好才罷咧</sup> 襲人說道：姑娘到  
底是和我辯嘴。<sup>既是</sup>和二爺辯嘴呢？要是心裡惱我，你只和我说不犯。<sup>當有</sup>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談  
這麼吵的万人知道我<sup>也</sup>不过是為了事。進來功開了大家保重。娘到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  
又不像是惱二爺。夾館帶捧終久是<sup>为什么</sup>主意？我就不多說。讓你说去。说有便往外走。宝玉向晴雯  
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听见了这话  
不竟<sup>擇</sup>傷起心来。含淚說道：我<sup>第四</sup>什麼出去要嫌我变有法？打發<sup>我</sup>去也不能<sup>的</sup>。宝玉道：我向曾經  
過這<sup>樣</sup>吵闹一定是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發你去罢。說有站起<sup>來</sup>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悵道  
往那里去？宝玉道：回太太去。襲人咬道：好黃意思！認真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便是他認真要去也  
等把这氣下去了？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逢這分子急性的。当一件事<sup>正經</sup>去回。豈不叫太太犯  
忌？宝玉道：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说是他闹有要去的晴雯哭。或多早晚闹着去。饒生

了氣還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確死了也不出這門他寶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來些  
什麼我經不起這一聲不如去了到也干淨說有一定要去回襲人見拗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  
麝月等垂了頭見南<sub>的利害</sub>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心這會子听见襲人跪下央求便進來  
都跪下了寶玉忙把襲人拉起來嘆了一聲在床下叫平人起去向襲人道呀我怎麼樣被好  
這心使醉了也沒人知道說省不竟滴下淚來襲人見寶玉流下泪來自己也就笑了晴雯在傍  
哭有方說說話只見代玉進來便出去了代玉咬道大節下怎麼好是的哭起來雖道是為事  
粽子乞爭忙了不成寶玉和襲人曉得的那樣代玉道二哥口見拌不告訴我不向他就知道了一面設一面拍着襲人  
的頭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個這個了嘴口見拌告訴妹口見拌替你們和息襲人推他道林姑娘  
你闹什麼我們一丁頭姑娘只是混說代玉嘆道你說你是丁頭我只拿你当嫂子待寶玉道你  
何苦來替他招罵呢他這個還有說用話还搁住你來說他這個襲人曉得林姑娘你不知道  
我的心除了一口氣不來死了到也罢了代玉曉得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麼樣我先就哭死了寶玉曉得  
道你死了我作和尚去襲人曉得你老實些罷何苦混說單替他代玉將兩手指頭一伸根嘴口見拌  
做了兩次和尚了我從今以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數光寶玉听了知道是他点前他的话自己口見拌  
也就罵了一時代玉去就有人來說薛大爺請寶玉只得去了原來是足吃酒不能推辭只得尽席而散

向回来已帶几升酒跟婆來至自己院內。只見院中早把乘涼的枕榻設下。榻上有人睡。自寶玉口當日襲人一面在榻船上坐下一面推他向道疼的好些。只見那人翻身起來說何苦來。又招我寶玉一看。原不是襲人却是晴雯。寶玉將他一拉。右肩傍坐下。晴雯道你的性子越發慣壞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說了那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也罢了。襲人好意未劝你又打。你自己想。說不說晴雯道怪熱的拉。扯的做什。姑奶奶叫人來看見你甚麼。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这里。寶玉嘆道。你既知道不配。為什麼晴雯沒的說。唉。說道。你不來。使。你來。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扇都洗了。嫌我叫。他們來。寶玉嘆道。我本又吃了好多酒。還得洗洗。你既沒有洗。拿水來。他們两个洗。晴雯道。多嘴。我不敢惹。卻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是有兩三日時辰。也不知道做什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後來洗完了。進去瞧。地下的水淹到床腿。連席子上都汪有水。也不知是怎麼洗的。晴雯道。我也是。沒那工夫收拾。也不用。我洗出今塊。快。那金子洗了。半個。可以不用。我到星宿盆水來。你洗。臉。通頭。剛央送了好些。某子來。都泡在那水晶缸里呢。叫他們打發你吃。寶玉道。既這麼有你。也不許洗去。洗。年來拿。某子來。吃了。晴雯道。我情。張的狠。連扇子。还缺折了。那里还配打發吃。某子。倘或再打碎了。更不得。寶玉嘆道。你受。砸就砸。這東西。原不过待人所用。你受那樣我受這樣。各自性情。不固比。如那扇子。原是。扇。你要撕着。也可以使。得。是。

和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盈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如今那一声响就故意砸了也前收使不得是別在里氣燭拿他出氣這就是是愛物了情叟听了咁道既這麼說你也就拿了扇子來我撕我喜歡撕的。王玉听了便咁有這話他情叟果然接过来嗤的一声撕了两半接着又听嗤的几声宝玉石像咁有說撕的好再撕响比正說有只見麝月走來撕道少作孽寶玉趕上來一把握他手裡的扇子也拿了走來撕道接了也撕作几半了三人都大咁驚麝月道這是怎麼說拿了我的東西開心先宝玉咁道打開扇子匣子裏揀去什麼好东而麝月道既這麼說就把扇子搬出来讓他終力的撕撕不好宝玉咁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孽他道沒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咁有便倚在床上說道我也乏了明光再撕撕寶玉咁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几把扇子能值几何一面說着就人後換了衣服走出來小丫頭佳蕙過來拾去破扇大家乘涼不消細說至次日午間王夫人薛宝釵林黛玉秉姊妹正左寶母房中坐着就有人回史大娘來了一時忽見史湘云帶領衆多丫鬟走進院來宝釵果的姊妹正等忙迎至階下相見青年姊妹經月不見一旦想逢其親密的自不消說荷一特進入房中請安向好都見過了寶母因說天熱把外頭的衣服脫了史湘云忙起身寬衣王夫人因咁道也沒見穿上這些衣服史湘云咁道都是二幅：叫穿的誰怎意思穿這些宝釵傍咁道娘不知道他穿衣裳还更瘦些別人的衣裳可記得旧年三四月裡他在這里住自己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鑑一

照<sup>話</sup>像是宝兒弟就是多两个墮子他站在那椅子背後叫的老太只是叫宝玉你过来仔細那上面掛的灯穗子招下灰來迷了眼他只是哎也不過去後來大家掌不住哎了老太<sup>然後</sup>說到粉上男不列、看了代玉道這笨什麼惟有前年正月接了他來住了後而日下起雪來老太和田母那日想是<sup>作小口</sup>拜了影回來老太<sup>的</sup><sub>件</sub>新<sup>的</sup>大紅猩<sup>的</sup>斗蓬放在那裡誰知眼鏡不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拿了一條汗巾子擦腰繫上和了頭們在後院子裡撲雪人兜<sup>我</sup>一跤跌倒<sup>了</sup>一身泥水說有大灾想有前情都唉了宝釵向<sup>笑</sup>那周奶奶道周奶奶你們姑娘还那麼淘氣不淘氣了周奶奶也唉了亞春唉道淘氣也回去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裡还是走哈哈唉一陣說一陣也不知<sup>是</sup>那里來的那些謊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前日有人家來相看眼前有婆家了还是那麼首賣母因向今光還是住省还是走家去呢周奶奶唉道老太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可不住兩天史湘云向道宝<sup>也</sup>可<sup>在</sup>不家<sup>也</sup>宝釵唉道他再不想省別人只想<sup>作</sup>宝兒弟两个人好<sup>也</sup>的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要母道你们如今大了別提小名兒剛說有口見宝玉來了<sup>也</sup>唉道云妹妹了前光打發人接你去怎麼不來王夫人道這裡老太<sup>也</sup>說這一<sup>也</sup>他又未提名道姓的了代玉道你哥<sup>也</sup>請了<sup>也</sup>好東西等<sup>也</sup>你<sup>也</sup>呢湘云道什麼好<sup>也</sup>寶玉<sup>也</sup>唉道你信他呢几日不見<sup>也</sup>高了湘云唉道襲人姐<sup>也</sup>好宝玉道多謝你<sup>也</sup>林湘云道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說自拿出<sup>也</sup>袖子來挽着<sup>也</sup>手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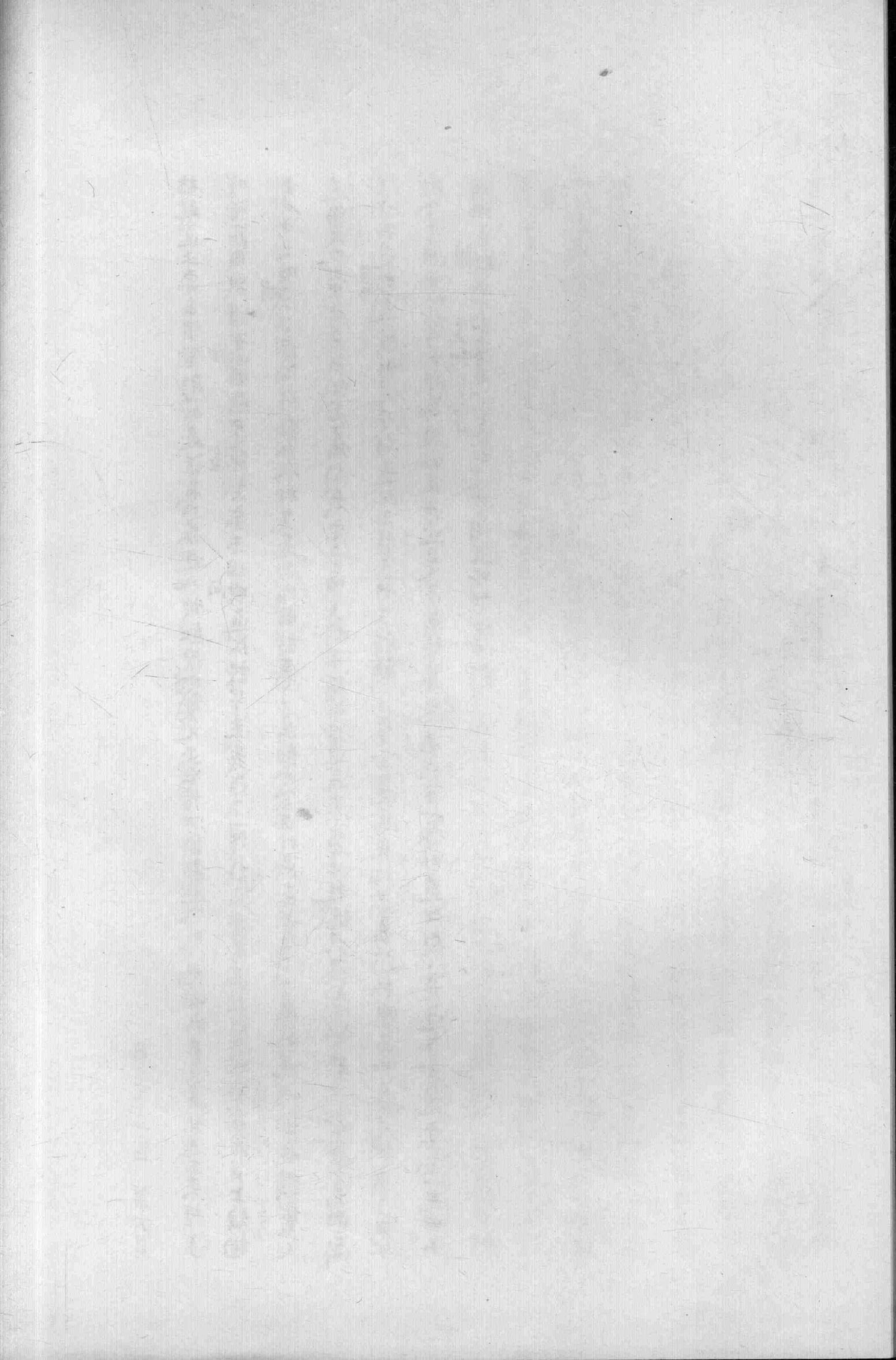
宝玉道<sup>五里</sup>什么好<sup>和月</sup>你到都把犯前犯送来的那块碎石，戒指<sup>打碎</sup>带了来给他湘云叹道这是什么说有便打闹<sup>入</sup>平人看特果然就是上次送来的碎石戒指一包四角。代玉叹道你们瞧他这<sup>打碎</sup>才惠前光一般的打餐人给我们送了来你就犯他的也带了来豈不有事令他已的自己带了来我<sup>打碎</sup>又足什么新奇东西原来还是这个真：你是糊塗人湘云叹道你<sup>打碎</sup>糊塗呢我犯这<sup>打碎</sup>说出来大家评：谁糊塗<sup>打碎</sup>给你们<sup>们</sup>这东西就是使来的不用说话拿<sup>打碎</sup>来一看自然就知是送姑娘们的要糊塗<sup>打碎</sup>东<sup>五里</sup>还须得我先告诉来人这是那个<sup>打碎</sup>头的那是<sup>打碎</sup>头的<sup>五里</sup>使来的<sup>打碎</sup>人明白还好再糊塗<sup>打碎</sup>他们<sup>打碎</sup>他们的<sup>打碎</sup>名字<sup>打碎</sup>他也不记<sup>打碎</sup>混<sup>打碎</sup>胡说的<sup>打碎</sup>反<sup>打碎</sup>连你们的<sup>打碎</sup>事<sup>打碎</sup>都<sup>打碎</sup>糊塗<sup>打碎</sup>了<sup>打碎</sup>但是<sup>打碎</sup>打发<sup>打碎</sup>了女人<sup>打碎</sup>来素日知道的<sup>打碎</sup>还<sup>打碎</sup>里<sup>打碎</sup>偏生前<sup>打碎</sup>光<sup>打碎</sup>打发<sup>打碎</sup>了小子<sup>打碎</sup>来可怎麼说<sup>打碎</sup>头<sup>打碎</sup>他们的<sup>打碎</sup>名字<sup>打碎</sup>呢<sup>打碎</sup>糊<sup>打碎</sup>我<sup>打碎</sup>来给他们<sup>打碎</sup>带<sup>打碎</sup>来豈不<sup>打碎</sup>清白说有犯中<sup>打碎</sup>戒指放下说道鬟人姐一个犯中姐一个金钏光<sup>打碎</sup>姐一个平光<sup>打碎</sup>姐一个这到是四女的<sup>打碎</sup>难道<sup>打碎</sup>小<sup>打碎</sup>们也记得<sup>打碎</sup>这个<sup>打碎</sup>清白<sup>打碎</sup>人听了都叹道果然明白宝玉叹道还是这个会说话不<sup>打碎</sup>让人代玉听了冷笑道他不会说话他的<sup>打碎</sup>金麒麟<sup>打碎</sup>也本来说过一面说有便起身走了幸而<sup>打碎</sup>诸人都不曾听见只有宝钗抿嘴<sup>打碎</sup>笑<sup>打碎</sup>宝玉<sup>打碎</sup>听见了到自己深悔又说错了话忽见宝钗一笑由不得也笑了宝钗见宝<sup>王</sup>笑了忙起身走来找<sup>打碎</sup>代玉<sup>打碎</sup>说哎<sup>打碎</sup>要母因向湘云道吃了茶歇歇<sup>打碎</sup>照<sup>打碎</sup>你嫂子们去园<sup>打碎</sup>也原快同你姐<sup>打碎</sup>们去<sup>打碎</sup>湘云答应了<sup>打碎</sup>将三<sup>打碎</sup>角戒指包上歇了歇便起身要照凤姐等<sup>打碎</sup>去

平奶奶丫頭跟到了凤姐那里说，出来便往大观园来见过了李纨，裁少坐片时便往怡红院来找襲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只管照你們親戚朋友考個下翠縷，代就是走了，自去尋找，見了剩下湘云，翠縷兩個人翠縷道：這荷花怎麼還不開？湘云道：時候沒到。翠縷道：這樣全咱们家池子裡的一樣也是樣子花？湘云道：他們這才還不報答咱们的翠縷道：他們那邊有棵石榴，擇連四十五支真，是樣子上起樣子也難。要和他長。湘云道：花草也是和人一樣，氣脈充足長的就好。翠縷把臉一扭說道：不信這話，是個人我怎麼沒見過？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呢湘云听了由不得一嘆。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好說這叫人怎麼答呢？天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影現出來，罕見的就毒蛇猛獸，道這話說起來從今至古，開天闢地都是些陰陽了。湘云咲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麼都是些陰陽？而且還有兩口，應陽不成？陰陽兩字，還只二字，陽盡了就成陰；星盡了就成陽。不是陰，又有了陽，生出來陽，又有了陰，生出來翠縷道：這糊塗死！我什麼是？陰陽沒影沒形的，我只向奶奶這陰陽是怎麼樣？水星湘云道：陰陽都有形，水星也不過是個器物賤。質成形，水星天是陽，地就是陰；日是陽，月就是陰。翠縷听了，笑道：是了！我今兒可明白了，怪道人都曾首日頭叫太陽，尾生太陰，命的管用，月亮叫什麼？太陰，星星就是這。

了湘云咲道：阿弥陀佛，這明白翠縷道：這些大東西有陰陽也罷，這難道那些蚊子、蛇蠍、蠅蟲，

花光草光亮片光磚頭光也有陰陽不成湘云道怎麼沒有呢比那丁樹葉光还分陰陽呢那也向上朝陽的就是陽這邊背陰覆下的就是陰翠縷听了點頭嘆道原來這樣我可明白了只是咱们這多里的扇子怎麼是陽怎麼是陰呢湘云道這邊正面就為陽那反面就為陰翠縷又點頭嘆道還要拿几件東西向因想不起什麼來猛依頭趕着見湘云宮絃上繡的金麒麟便提起來嘆道輕娘道難道也有陰陽湘云道走獸飛禽雄為陽雌為陰牝為陰牡為陽怎麼沒有呢翠縷道這是公的到的是母的呢湘云道連連我也不知這翠縷道這當了怎麼東西都有陰陽俗人到沒有陰陽呢湘云臉腮汗道下流東西好生走異越向詫怪出好的來翠縷道這有什麼不告訴我的呢我很知道不用推我湘云咲道你知道什麼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說有湘云拿手帕子掩着嘴哭起來翠縷道說是就咲的這樣湘云道很是翠縷道人規矩主為陽奴才為陰我連這大道理也不懂得湘云道你很懂得正着首只見蘅蕪下等是的一件東西拿着道你那件是誰的帶金忙在那裏翠縷听了忙趕趕來一看自喚道可分出陰陽來了說首先拿湘云的麒麟照湘云要怎樣的瞧翠縷口道是件宝贝姑娘照不得這是從那里來的好奇怪我從來在這里沒見人有这个湘云道拿我瞧翠縷將手一撒東道這看湘云看却是天彩輝煌的一斤金麒麟比自己配的又大又重湘云伸手擎在掌上打量不得了自對神思見宝玉從那邊來了嘆道你和我在这兒頭他下做什麼呢怎麼不找襲人去湘云連忙將那麒麟

捲起道正要去呢。咱们一走，说有大家進入怡紅院。襲人正在階下倚櫈迎風，忽見湘云進了這門，連下來携手。咲說：「而今別情？」一面賜進來，簾坐。宝玉因向說：「你說早來我得了。」一件好東西，帶着你呢。說着，一面在身上搜掏。  
湘云大驚呼，一聲便向襲人那件東西，你收起來了。」五五襲人道：「什么東西？」宝玉道：「前光背的麒麟。」  
道係天！常在身上的忘在身上。我寶玉听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可丟了！」往裡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尋去。湘云聽了，方知是那丟落的，便咬住道：「你几時又有個麒麟？」那寶玉道：「前光好客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丢了，我也不知全了。」湘云咲道：「幸而是頑的东西，还是這麼慌張？」說着，將手一撒，咬住他的腰。是這件不是寶玉，見由不得歡喜，說是要知底事。



##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宝玉見那襲禱心中甚是喜歡便伸手來接嘴道：「你快看！你是那里揀的史湘云？」嘆道：「幸而是這！」  
 明日倘或把印也丢了，難道也就罢了？不成宝玉嘆道：「豈你快看！你是那裡揀的史湘云？」  
 来向湘云吃面哩？道：「大姑娘我所見前邊」那邊喜得湘云紅了臉，吃茶不答。襲人道：「這會子又害臊了，你還記得年那時過年去？」  
 蘭麝們在西邊矮閣上，自曉上你和我說的話。那金子不害臊，這金子怎麽又害臊了？」湘云嘆道：「你還說你那金子  
 僕们那麼好，後來我們太沒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麼就把你賜了？」那時我來了，你就不嫌光待我了？」那時襲人嘆道：「那時我來了，你就不嫌光待我了？」  
 直係述說呢！先姐、長姐、短哩，有我替你梳頭洗臉做這個差事？如今來了，就拿出小姐的款來，你既拿我那時的款，我拿你的款取取，親近處。湘云道：「阿弥陀佛，冤枉冤枉！我要這樣立刻死了！」你瞧！這么大熱天，我來了，必定赶来先瞧，你不信，問○縷也。我在家時，刻一刻一會子，不念你几首詩，半句話，說人話，急一面說一面打扇子。玉都聽了哭道：「福話，你又認真了！還是這麼性急？」湘云道：「你不说你的话，咽人到說人性急，一面說一面打扇子。」  
 子將戒指遞與襲人，感謝不尽，因笑道：「你前兒送你姐姐們的，我已除了今兒你親自又送來，可見是沒忘了我。」那時就試出你來了，戒指能值多少？可見你的心真。湘云道：「誰給你的？」襲人道：「寶姑娘給我的。」湘云嘆道：「我只當林姑娘給你的，原來是寶姑娘。」你我天，在家裡想，有這些姐姐們再送些，比宝姐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麼個親姐，就是沒了父母，也是寬妨碍的。說着，眼睛圈

也就紅了宝玉道黑了不用提这句話湘云道提这句便怎麼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看見了又  
嘆喎我漬了宝姐可是爲这个不是繫人在傍聽的一声咲说道云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嘴快了  
宝玉嘆說你們这几个人谁說話果然不錯湘云道好可你不必说话叫我恶心口不会在我的跟前说话見  
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麼了好繫人道且別說禱話正有一件事事要求你呢湘云復問什麼事繫人道有一双  
鞋樞了坐心子我这两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上湘云嘆道這又奇了你家放着這些巧人不笑  
還有什麼針線上的裁剪上的怎麼叫我做起來你的活計叫人做誰好意思不做呢繫人嘆道你又糊塗  
了你难道不知道我們這屋里針線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人做的湘云听了便知是宝玉的鞋因嘆道  
既這麼說我就替你做一雙口是一件你的我才做別人的我可不能繫人嘆道又來了我是什麼就煩你做鞋了教  
告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豎我領情就是下湘云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今兒我做  
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繫人道我不知道湘云冷笑道前把你我听见把你做的扇套子拿去合人家增氣比  
了我早就听见了你还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们叔才了宝玉忙咲道前光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  
的繫人也咲道他本來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哎他的话说是新近外頭有個會做活的女裁縫九的出奇  
的花光好叫他們拿了一扇套子試着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給這個瞧給那個看的不知怎麼玉惹惱  
了那一位林妹妹回了兩個錢了而後回來他还喊赶着做去我才說了是你做的他後悔的什麼似的湘云道越發高了林

和他犯不上生氣他既會錢就圖做熟人道他可不做喝饑豆腐有老太爺怕他房碌碡大夫又說好生靜養他好誰還煩他做旧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呢今年半年還沒見拿針線呢正說有衣服寶玉登台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爷金他親坐自罢了回定要見我湘云一边摆手扇子笑道自然你能會賓接客老爷叫你出去呢宝玉道那里是老爷都是他自己要請我去見的湘云笑道主雅客未勤自然偶有些警他的好处他和只要會你宝玉道我不敢称雅俗中又俗的个俗人並不怎樣些人往來湘云笑道还是这个精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應接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会了些為官做宰的人談論講些仕途經濟的東西也好将来应酬世務日後也有个朋友你成年家只在我们家裡攬些什麼到玉听了這話枯根請別的姊妹屋裡坐坐我这里仔细瞧了你知徑流牛山的襲命道枯根狀別說他這上回也是宝姑娘也說過百他也不管人臉上事的去不去他就咬了一聲拿起脚来走了裏面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是她走了登時羞的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说又不是辛而是宝姑娘那要是走林姑娘不知又闹的怎麼樣哭的怎麼樣呢提起这些话来真个有傷寒心处冤枉谁知這一來反到已起了个子去了我到过不去只当他恼了谁知你还是照旧一樣直了有伤寒心处冤枉谁知這一來反到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见他嘴氣不理他你消賠多少不足呢宝玉道林妹妹從来说过这些混賬话不曾